

加清石... 綱目

ね
57
5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別	函架	冊號
	五	五	五	五
	七	七	七	七
	冊	號	架	冊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冊
五	五	五	五	五
七	七	七	七	七
冊	號	架	冊	冊

內 閣 文 庫		
漢	五	五
冊	九	九
架	一	一
冊	八	八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6
冊 數		57 (51)
函 號		283 33



孫儼朱

朴既議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故罷

張佶克邵州擒蔣勛

初復為邵州五代時置改為敏州宋仍為邵州後陞寶慶府元改為寶慶路本朝改路為府隸湖廣道

月朱全忠以葛從周守兖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

州○夏四月遣使和解兩川

善法 漢獻之篇善遣馬日磾趙岐和解關東矣於是再見衰世之政一轍矣終綱目書遣使和解二

○六月貶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西川節度使

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表其罪故貶之徙茂貞鎮西川覃王鎮鳳翔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

漢書文庫

諭使李恂至祥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茂貞亦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韓建移書茂貞覃王乃
歸得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韓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
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
諸王被髮并羣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謀以反聞胡
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關之患不然一
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
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
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
集覽宅家稱天子也義取
此豈非祖宗治謀有未後
下李濟翁資暇集曰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故曰
宅家禮瘥天關左傳札瘥大昏注大瘥曰札小瘥曰瘥
短折曰天未名曰昏莊子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疏云
天折也關者壅塞無生氣也瘥才何反闕於葛反祖宗
論謀有不孫敘詩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公
傳曰詒遺也武王以善謀遺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

此云未孫者謂未敢遠謀
及孫故致未流若此也
不成文理朱子詩傳以胎厥孫謀為子孫固是但胡氏
則亦舊註以孫為孫順之義肯遂集覽之泥而不達如
此可笑
也

發明

韓建藩臣也李述閹奴也通王滋等皇子也
皇于之貴而臣僕殺之如斃犬豕禍亂至此極
矣此而觀之則知昭宗不用
克用討賊之策尤可恨也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
將千人與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辛華
州克用徵兵於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
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
自將擊之仁恭遣其將單可及引兵逆戰克用方飲酒
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
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仄澗河東兵大敗
克用醒而後知之責諸將曰吾以醉廢事故曹何不力

一爭仁恭奏討克用詔不許仁恭又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畧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而人何足信僕料精防出於骨肉憐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集覽干將注見玄宗天寶六年盟盤禮記注牲曰盟成乃歃血讀書質實宋瓜澗一統志云在蔚州南一百敦音堆孟也

冬十月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質實唐之軍名治華

州五代梁改威化軍唐復為鎮國軍宋改為鎮國軍金改為金安軍元復為華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匡國唐之軍名治同州五代梁改忠武軍後唐復為匡國軍宋改定國軍屬永興路金屬京兆府元初為同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西川節度使○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初建與彥暉五十餘戰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群盜多據州縣彥暉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

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攻梓州益急彥暉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濬為節度使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全忠大敗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萬拒之周發安豐全志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瑋將兵三萬拒之周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汗下不可久處不聽朱瑋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為惑衆斬之瑋以五千騎引度趣其中軍士卒倉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行密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還者不滿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知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同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行密持承嗣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者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濠州淮全忠不能與爭質實清口一統志云清河口也在淮安府城西五十里安豐漢之縣名屬六安國東漢屬揚州晉屬

從南郡宋齊梁隋皆因之唐屬壽春府五代唐廢之今為安豐鄉故址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書

唐自代宗始無書立后者於是復書亦自是終矣

○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

王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命審知知軍府事

南詔驃信舜化上書

南詔上書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邊之黎雅間有汶巒三部歲賜緡帛使見節詔而驩反受南詔詔詔成都虛實陰與大將相表漢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建絕其賜斬牙山行章以懲之印

集覽

驃信舜化驃信也驃化其君之名熱雅雅俱屬成都黎古梓都也漢武置沈黎郡後周置黎州雅注見大順元年

詞休正反詞誤

來察

齊

黎雅二州名按一統志黎川後周之所置治屬臨邛郡後省之唐復置黎州五代時前後蜀繼有其地宋屬成都路元為吐蕃等處宣慰司本朝改為黎州安撫司隸南川道雅州西魏之所置治嚴道縣隋改為臨邛郡唐初復為雅州尋改盧山郡後復為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為雅州屬成都路元初屬嘉定路尋屬吐蕃宣慰司本朝省嚴道縣入川改屬四川道

賤張道古施州司戶

考異

施上漏為字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年而曾不知為君叔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賤之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光化元年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諸道兵

書法

書詔病昭宗也其病之何茂貞之跋扈昭宗有以甚之也一犯闕矣以謝罪免之故至於再犯

戊午

闕既命孫倅致討矣已而又以請罪免之藩臣而收
於一再犯闕其請罪豈真誠哉乃欲移之西川使覃
王代其任此今果能行於茂貞乎其不受代可知也
則又悻悻然削奪官爵發兵討之未及奏功而尋有
復爵罷兵之詔矣舉措如此宜茂貞
有以易而悔之也故綱目備書之

○以韓建為修宮闕使

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
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駕與建皆懼請脩復宮
闕奉上歸長安詔以建為修宮闕使建及茂貞皆致
書於李克用請和初乞丁匠助脩宮室克用許之

三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

軍名治汴州五代梁都於此魏東京開封府唐晉漢周及
宋皆因之金初改為汴京後復遷都焉元初改為汴梁路
本朝仍改為開封府隸河南道宣義軍名注見懿宗
咸通十年義成軍天平軍名注見憲宗元和七年
朱全忠遣副使韋震入奏求兼鎮天平
朝廷未之許震爭之力不得已從之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

時湖南管内多為匪盜所
據殷得潭邵二川而已

劉仁恭取滄景德州

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與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
子守文將兵襲之彥威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
以守文為留後兵勢甚盛有并吞河朔之志為守文求
旌節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
但欲得長安本邑爾何
為見拒其悖慢如此

質實

義昌軍名注見隋恭
帝義寧二年景城郡

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邢磁
州○秋八月車駕至長安○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
汴州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九月錢鏐克蘇州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三

錢鏐使顧全武攻蘇州城中食盡淮南所署刺史棄城走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復斬海全武全武怒益兵攻城引水灌之成壞乃降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

義不負揚公今力屈而降爾鏐善其言

顧全武亦勸宥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宋公斬之杜預曰戲而相愧曰斬服虔曰

恥而惡之曰斬旅拒注見憲宗元和四年

梁之縣名屬會稽郡以山為名隋屬吳郡唐屬蘇州宋屬平江府元陞為崑山州本朝初仍為崑山縣政屬蘇州府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

軍中推其子紹威為紹威

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冬十月王珙殺前常州刺史

王祝

祝注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過陝節度使王珙延奉其至請叙子進之禮祝固辭珙怒使送者殺之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

十一月以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使○十二月李罕之據潞

州朱全忠表為節度使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亦寧克用曰行瑜持功邀君劫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曰吾首奏趣蘇文達赴鎮今遂二三朝野之論必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侯還鎮當更為公論功爾罕之不悅復求小鎮養疾克用亦不許罕之鬱鬱及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請降於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取澤州罕之家屬送於晉陽全忠表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扈同平章事○劉仁恭署貝州

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

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拔貝州城
中萬餘戶盡屠之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
州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李思安將兵
救魏仁恭遣守文及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之思安伏
兵逆戰陽卻守文逐之代發大賊之斬可及殺獲三萬
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驍將也燕軍由是喪氣時葛從
周將精騎已入魏州仁恭攻館陶門從周出顯門者闔
扉死戰仁恭復大敗燒營而遁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
益橫矣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拔遼
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
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
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爾戰于洞渦燕威
殺服性挑戰謂其屬曰汝別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
威奮鐵錘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從周
亦引軍還顧也既出城復回顧之令其閑戶以示士卒
有進無卻比叔琮也叔琮反宗反宗
其名也氏上結反琮阻宗反宗

原府樂平縣西四十里從泉嶺至平定州合漳北水西
流至壽陽縣界入黑水經喻次合涂水又西至徐肅縣

夏六月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

從朱全忠
之請也

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

珙性猜忌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推
都府李璠為留後都將朱簡復殺璠而代之附於朱全
忠改名友謙
願於子姪

秋七月馬殷拔道州

殷遣李唐攻道州賊帥蔡結伏兵于隘擊破之唐曰蠻
所恃者山林爾乃因風煽林光燭天地群蠻驚遁遂拔
道州擒
結斬之

八月李克用拔潞州

先是克用遣李君夔圍潞州朱全忠遣張存敬救之君夔解圍去克用誅君夔以李嗣昭代之李罕之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嗣昭曰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未忝背刈之德倫宵遁克用表孟遷為留後

九月以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

李克用大治晉陽城解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豈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

全忠遣葛從周將兵擊劉仁恭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

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

至博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素疾樞密使朱道徽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軼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臣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願其勢未可猝除且俟多難漸平以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恨之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胡氏曰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胡氏曰昭宗在位十有二載其人可已知已矣王搏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言足以求其急促之禍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亦膺於度君而冒於君位矣當是時也惟貴戚之鄉與世受國

集覽

搏徒官反暗於度君暗昏

秋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洛以救滄州汴軍敗還○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節度使

質實

清海節度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崔胤以彦若位在已上惡之彦若亦自來引去時藩鎮皆為疆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崔遠罷以裴贄同平章事○朱全忠攻鎮州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伐之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曰鎮州密邇太原因於侵暴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全忠笑曰與公戲爾乃遣使入見鎔鎔以其子為質全忠引還

朱全忠取瀛景莫州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擊劉仁恭拔瀛景莫三州胡氏曰張澤為王鎔謀若智而愚舍近附遠一愚也舍忠功附姦賊二愚也反覆棄信三愚也說朱公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私為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彊李弱為向背爾以彊弱為向背

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馬殷取桂州

靜江軍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屯全軍嶺以備馬殷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璠掠縣民耕牛宰犒軍縣民怨之為瓊鄉導以襲秦城擒可璠遂集覽靜江軍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賈實秦城一統志云在桂林府興安縣南道宜唐之州名治龍水縣天寶初改為龍水郡屬嶺南漢宋平嶺南仍為宜州屬廣西時為楚馬氏所有後屬南復為慶遠府直隸廣西道柳州唐之州名治馬平縣天寶初改為龍城郡乾元初復為柳州光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初仍為柳州屬廣西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本朝初改為平州大業中廢州別置象縣屬廣西道象隋之州名治馬

治陽壽縣天寶初改為象郡乾元初復為象州元初改置象州路後復為象州本朝因之以陽壽縣省入屬柳州府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奔晉陽

張存敬攻定州王郜遣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戰大敗郜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封疆密邇且婚姻也今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縑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攻定州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考異下述

當作帝 考證 中尉當作宦 者上當作帝

自來道窮景務脩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傑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且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其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即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總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燭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宮橋詔立之上所寵信者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胡氏曰在易困有亨道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

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胡氏曰在易困有亨道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

也昭宗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譙譙味徐有說之義
 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
 之上累邪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
 醉也左右宦官同釁日久又以曩怒促之能無少陽之
 辱乎。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返正進士李愚
 客將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
 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論也一朝山東侯伯唱
 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
 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
 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
 堅辭而去胡氏曰李愚自為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
 終為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爾韓建前日肆其凶
 悖今日豈能率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於是
 為不知矣。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述遣其養子希
 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
 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宦
 豎囚發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勿主位定則天
 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將玄
 暉如京師與

集覽

榜殺榜通作榜漢書劉伯莊注榜蒲
 與反答擊也

注困窮也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下
 譙譙音茲消反字當作焦焦荀子以己之焦焦受人之
 域注焦音焦消反字當作焦焦荀子以己之焦焦受人之
 之義味不明了也易困卦九五困于赤絃乃徐徐則有說
 致物之不在於暴故曰徐也困而後乃徐徐則有說注
 矣伊川傳曰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絃臣下之服
 取行來之義故以絃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
 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天下有九二剛
 中之賢道同德合餘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
 困而徐有喜說也人君之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
 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齊天下
 之困矣曩怒曩皮端反亦怒也詩蕩篇內曩于中國注
 云不醉而怒曰曩運衡衡讀與橫同注見周安王十五
 年從

發明

唐自憲宗以來為宦官所弑者二君所立者七
 君昭宗輕佻猶急固足取禍然此輩視置君如
 弈棋已非一日是時昭宗手殺黃門待女數人至於
 日加辰巳宮門不開皆憲敬兩朝之所無者萬一

闕舉行陳弘志劉克明故軍則將若何惟二人不免
於前故李述等猶有所疑於後遂用傳授之說行其
幽廢之謀綱目特揭中尉書之所見宦人之禍一
至於此而唐朝公卿百執亦無一人敢與之抗者豈
不深可
歎哉

酉辛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
皆伏誅上復于位黜太子裕為德王

考異

上當作帝于字
羨按晉末寧元

年書帝復
位無于字

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
聞之遣判官石晉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
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
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
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
安福門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以
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上何后不信
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殿扉而出崔

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
彥範繼至方詰責胤為亂徒所斃薛平齊屋處并死出而
斬之威囚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
其罪黜為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
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
之三使相上寵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覽

使相唐制節度使兼
平章事者曰使相

書法

太子書發多矣未有書黜者此其書黜何季述
所帝也以為有罪則季述迫之以為無罪則為

逆臣所立也故特書黜綱目之權衡審矣終綱目書
廢太子十一廢書以者一書黜者一詳周赧王十六

與為晉太子單
年為臣所廢者不

發明

季述之逆公卿在位既不能為有無至於討賊
反正又復出於北司則是君存君亡視若秦越

亦將焉用彼相哉觀之
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以韓全誨張彥

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考異

以字下漏

救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授承亂
 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亂
 公事崔胤陸衰上言禍亂之興者由中官典兵乞令胤
 主左軍衰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
 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
 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
 宦者為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
 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
 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
 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
 暉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
 胤不從范氏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定者皆預其謀
 昭宗不能因天下離疾之心窮治逆黨奪其兵柄歸之
 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
 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絕惡不
 除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
 劫其國君春秋書之曰盜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
 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胡氏曰崔胤之

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六卿之長於事無所不
 况兵權有國之司命而不可不預知乎然不當分為左右
 通掌可也夫豈足以謀乎 **集覽** 楚權注 撓女教反 弱也
 司之隸也 夫豈足以謀乎 **集覽** 楚權注 撓女教反 弱也
 字或從木 陽虎作亂於魯左傳定五年九月陽虎囚
 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貌

書法

陸獻策可以從之矣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此機一
 失激為南北角立之勢卒之崔胤外召朱溫而唐遂
 亡矣故備書惜之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朱全忠既服河以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
 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
 忠留兵守之以扼河東接兵之路珂告急於李克用克
 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
 天子詔藩鎮無得相攻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
 河中若亡則同華郃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

美公宜丞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關中安
危國祚備短繫公以舉茂貞不報存敬圍河中王珂欲
奔京師而人情離貳不復能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
虞鄉哭重榮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使僕異日以見
曰大師舅之息何可忘若即君如此使僕為留後珂舉
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存敬為留後珂舉
族遷于大梁後

質實

虞鄉一統志云西魏之縣名屬蒲
州唐金俱仍舊元省之故址在

平陽府臨晉縣
南六十五里

以王溥裴樞同平章事○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

澤潞遼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於全忠全忠忿其書辭蹇傲遣氏叔
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
德安自井陘入援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
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卒墮刺全
忠乃召兵還周德威李嗣
昭以精騎躡之殺獲甚衆

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
使而諷吏民請已為帥

書法

前書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矣於是兼帥河中
則其再序三鎮何譏也兼領四鎮惟子儀足當

之以授全忠尾大
甚矣故備書譏之

李茂貞入朝

初揚復恭借度支賣麩之利一年以贍軍而不復歸至
是崔胤欲抑宦官罷之令酷者自造而月輸錢度支并
近鎮亦禁之李茂貞借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
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
忠而與茂貞
為仇敵矣

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煥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
接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唐昭宗皇帝元
五

亂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
黨迫切更非生他變亂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
難救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
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
外餘無所問夫一人則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
宜豎若復戮一人則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
以此其罪所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
以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
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
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
御之至於質細濺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
功所謂理絲而祭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
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
終以屬卿亂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中陰令詔察其事
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詔察其事
得亂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數
禁軍對上誼謀訴胤滅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特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
事急遺全忠李茂貞各有一封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
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集覽

文王太子畢公高之後封

依因氏為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即此也注
依在河東正義曰今音零括地志云故城在蒲州猗氏
縣廢之當在正旦正旦日孫德昭殺劉季述等今韓偓
謂倚不於彼時一就處置之理絲而祭之蔡符分反亂
也左傳夫治亂國猶治絲而祭之

書法

特筆也自是崔胤始懼而召全忠矣故特書之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弼
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韓
偓因對及之上曰是日不虛矣令狐浹欲令朕召胤及全
誨等於內殿置酒和鮮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
甚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
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
了爾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教旨或
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知之何朱全忠得崔胤書自
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
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其功恐兩帥交

通鑑卷之五十三

爭先事危矣卿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合謀又謂俸曰
繼海彥弼輩驕橫益甚對曰茲事失之於初當其立功
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
也且崔胤本留岐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
為一汴兵若來必與闔於閣下

集覽

或使監軍守陵本
臣竊寒心十月全忠兵發大梁

發明

全忠是時已有後國之勢然崔昌遐召之欲誅
宦官故綱月亦止書其舉兵發大梁而不書其

向闕之
罪也

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全武等列入寨以拒
之神福聲言選師所獲抗倖走還者皆不追慕遣羸兵
先得而代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
曰喪我狼將既而父攻不接神福欲歸恐為鏐所邀乃
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
之神福愛其犒路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隄覽

易秦裴先是錢
鏐攻秦裴降之

實覽

香山一統志云在湖州
長興縣南六十里山有石

寶通太湖及洞庭山冬
月常暖色如黛青故名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韓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
請幸鳳翔上密詔崔胤曰我為東社大計勢須西行卿
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復遣人密送諸王官人
繼鈞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官人
朱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馬幸東都京師大駭上
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請奉陛下幸鳳翔
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
收兵拒之不上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幸鳳翔
彦弼即於御院縱火上不待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
上馬勸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
全忠議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必
為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軍騎迎謁全忠以建為忠武
節度使以兵送之軍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建重征
之得錢九百萬繼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

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
 書曰進則懼跡君之誘退則懷負國之漸然不敢不勉
 而岐亦亦憑官官幸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而全誨
 初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忤成而
 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戒乎胤曰全忠而全誨
 發明田令孜劫上如寶維韓全誨初帝如鳳翔其書
 為失不同歸于亂要皆出於官
 人札因之禍誠後王之龜鑑也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于城東李
 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使人詣公至此
 全忠報曰韓全誨劫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官岐王
 若不預謀何須陳論上冀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
 辭獲兵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各楊崇本
 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
 亦遣使與休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昭我節度使馮行襲
 亦遣使命于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

兵皆為所殺全誨又徵兵於王建建使王崇
 信一統志唐乾元初府軍詔興以後蜀利州路元初發軍入
 軍宋初改為昭化軍詔興以後蜀利州路元初發軍入
 州蜀興元路本
 朝因之屬漢中府

書法

還者何順辭也全忠為胤所召稱兵西向以致
 全誨初遷綱目曷為不以犯闕書愆之也其愆
 之何奉詔而還則猶知有王命矣
 是故其發也書舉兵其還也書還

以盧光啓參知機務崔胤裴樞罷○十二月清海節度使

徐彥若卒

彥若遺表薦
 劉隱權留後

江西節度使鍾傳取撫州

傳圍撫州天火燒其城士民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
 曰乘人之危非仁也刺史危全諷聞之謝罪聽命

登

實 臨州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臨川縣唐初因之後改
仍為無州部尋復為撫州五代時楊長置昭武軍節度宋
本胡改為無州府隸江西道

戊壬

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二月李克用遣兵攻

慈隱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

考異 提要 錄

先是朱全忠移軍武功嗣昭等後慈隱以分其兵勢全
忠遂還河中嗣昭等克二州進逼晉絳全忠遣兄子友
寧會氏叔

盜發簡陵 晉 簡陵注見備 三月汴兵圍晉陽

氏叔琮朱友寧進攻季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
里而河東軍不逾數萬德威戰敗叔琮友寧乘勝攻河
東取慈隱汾三州圍晉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
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冀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完
董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挫人心劉夫人亦曰王
常突王行瑜輕其去誠死於人手柰何效之且一足

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於日清
復集軍府浸安嗣昭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城琮斬
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
取慈隱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
以時糧繕兵脩城刻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
富不在倉儲兵疆不由聚寡霸國無貧主疆將無弱兵
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
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
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謫罰之憂如此
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開闢定
間架增麩藥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
封疆日感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
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
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使群臣失望乎克用悅
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 集覽 率閭閻率斂
幼警敏有勇畧劉夫人待曹氏加厚 集覽 也問閭里中
門也德宗時行借錢令於諸道津會置吏閱富商錢每
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分之一定間架德宗時行稅
間架法每屋兩架為一間上屋稅錢二千中屋稅一
千下屋稅五百 養時晦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

發明

克復振他時大盜接國損手熟視蓋已兆於此矣直書于策蓋亦歎惜之也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宣諭江淮書檄札賜楊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

回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

夏四月盧光啓罷○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質

東渭橋

天在西安府城東北五十里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

之膏注膏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也

章胎範罷

初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海亡去上問韋胎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上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以此賊當杖之二十胎範屢持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胎範舉盃直及上順至是遭母喪而罷

進錢鏐爵為越王○以蘇檢同平章事

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洵為相洵謀於韓偓偓曰若國求父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黨出上意同無不可且沐軍且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洵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入協力薦檢遂用之移疾以病而移居也漢書楊敞傳移病卧注移文稱病而卧也唐書姚崇病居移告注移就于外休假曰告

正誤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唐昭宗天復二年

七

泉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揚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居宣城田頌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餘眾將入
帥眾襲宣城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甚厚初弘鐸遣
海揚行密遣使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曰公
牙將尚公迺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
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
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
笑曰爾事揚叟如馮公無憂矣
宣州注見代宗大
曆元年潤州注見
蕭宗上元元年
昇州注同上年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號縣之北大敗而還全忠
攻鳳州拔之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分
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
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五代及宋金俱仍舊元省之故
鳳翔府寶雞縣東六十里

書

圍何悖辭也全忠至

發明

去年十一月書韓全誨劫天子崔昌遐召汴軍以

逼乘輿厥罪惟鉤入主寄命其間朝不謀夕四海亦
不聞有勤王之師蓋以群闖濁亂眾所忿嫉故雖朱
溫兇暴反以奉迎車駕為辭天討亦不得而加之此
綱目所以止書全忠圍鳳翔者亦此意也然天子既
在圍中則全忠之罪
又自不言可知矣

揚行密攻宿州不克

揚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
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兩重載不能
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
始與議軍事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

秋八月兩浙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
號武勇都杜陵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為深患請以土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卷五十三

十一

人代之不從錐如衣錦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衆以治
溝洫衆有怨言謀殺錐不果錐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
及外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合進逼牙城錐質
聞變微服乘小舟夜歸入杜建徽自新城入接質
實狼子野心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
債家所讎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
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
即上疏論之以為此必駭物德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
勿以死班為戲僅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命
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官誼言韓侍郎不肯草麻
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
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
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貽範乃止至是
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草麻

草麻文藻曰草麻初之本也起草注見德
宗貞元二十一年麻注見十一年白麻

發明

貽範姦邪小人昭宗深惡之而不能去之又
李茂貞韓全誨欲與之角而所用之人乃
如此則是戰自屈矣於貽範乎何誅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拒之戰敗
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
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畧得衆
心王建忌之王宗悛等疾其功構以飛語建召詰責之
宗滌曰三蜀畧平大王聽諛殺功臣可矣建盜殺之成
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王宗賀權興元
後留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
如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柰何

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李昌請募人為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迂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茂貞盡出騎兵於鄴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集覽天鋪鈴架大鋪猶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集覽今言狗鋪也軍中列置吏卒巡激所止處設架懸鈴其間以絕行人五代里高祖與契丹主會圍唐晉安寨置營於寨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餘過即吠

王建取洋州○以李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度使

質實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州靜難軍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武定昭武二軍名未詳沿革○

日頌攻杭州

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此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顧全武曰聞縮等謀召田頌頌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鏐謂之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引兵赴之鏐乎全武至廣陵說集覽徐許之難徐縮與許行密行密許之全武至廣陵說集覽徐許之難徐縮與許大順二年傳鏐錢鏐之子名鏐力弔反

冬十月楊行密建制敕院

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王建取興州質實興州注見晉懷帝○朱全忠遣使奉表

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脩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

羽軍夜絕降汴軍者甚眾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
 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諾城上人
 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諾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
 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
 剔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特亦竭
 以犬彘供御膳上驚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
書法 獻帝之遷李惟昌劫張濟書迎于濟也韓全誨
 曷為罪之表迎之使當於五月至鳳翔時也國之六
 月內外阻絕人至相食自天子以下不免困厄而後
 奉表請迎心乎勤王者固若是乎綱目先書
 圍後書奉表迎罪之也故王師範得書討
發明 汴兵圍鳳翔已四閱月乃始表迎車駕何哉是
 耳然則綱目何以書之曰綱目可取故假是以前書鳳翔既已見
 其圍逼之罪故以此書之曰綱目可取故假是以前書鳳翔既已見
 然來春還關何不書全忠奉車駕還京師乎

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

李茂勳降 **質實** 保大軍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
 華州之厄克用書入援此但書救鳳翔何誅意

○韋貽範卒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
 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汙邪

書法 唐臣不書官者四十舍 是無卒不書官者矣

錢鏐拒擊田頔破之 田頔急攻杭州錢鏐拒擊破之揚行密亦使人召頔曰
 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頔取鏐次子傳瓘為質將妻
 以女與徐緡許 再思同歸宣州

十二月李繼昭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
 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
 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

全誨僕迎駕至此必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
 還宮僕以弊甲賜兵授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
 此少乘輿與捕選公能協力固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
 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王及公主妃嬪一諸王以下
 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諸王以下
 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
 耳鳳翔人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
 容輩數人耳李繼誨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
 疾今軍容亦破繼誨一符各道昭之集覽陳力陳試其
 遂出降於朱全忠復姓符各道昭之集覽陳力陳試其
 容之名始自肅宗以宦使正誤陳力論誥註陳布也
 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亥癸

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
 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露裨曰吾
 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
 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
 詐為貢獻及商賈包東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
 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

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
 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
 妻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賈書至
 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服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
 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出贛實平盧軍各注見代
 充鄩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宗大曆十年邢州
 注見楚義帝

發明全忠圍逼天子綱目書之無貶詞蓋以茂貞與
 入援始書發兵討全忠則賊温
 之惡著矣此曲直之繩墨也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
 為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
 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
 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慶朗為
 密使遣韓儉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

之曰獨來脇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

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全忠遣判官李振

奉表入謝而圖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

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

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落城門茂胤請以其

子侃尚平原公立蘇檢女為景王妃以自固上嘗從之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

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

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寧將兵扈

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為相領三司如

故胤實與平注見楚義

帝元年廢丘

書法全誨劫遷天子大惡也於是茂貞有請上喜收

貞故敢縱橫是使全誨至於劫遷者茂貞也

網月書曰茂貞殺君曰殺全誨者茂貞云爾

發明與全誨劫奪天子擢髮不足以及事窮勢極乃始請誅

謂之故無綱目特以茂貞殺之為文而非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其根禍終不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

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

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

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悉屬六

軍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司馬公曰宦者用權為

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官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

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

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

患使令則有稱恹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

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趨遠者日踈言

悲辭之請有移而從浸潤膚受之類有特而聽於是

而刑賞之政潛移於逆宵而不自知其如飲醇酒嗜其

權依憑城社以獨亂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

察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也明皇盛於肅代威

蓋不強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威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唐紀六十五

六

於德宗極其始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立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閭闔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無所寬赦如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雍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表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之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

集覽
 曰省寺三公所居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曰省九卿所居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曰省九卿所居

曰寺應劭曰省府署也寺嗣也理事者嗣續其中六軍十二衛注見玄宗開元十三年限利限慧利結也環擊緣反徐廣曰環謂察意輕薄小才荀子鄉曲之限子憑城杜容齋道筆曰城狹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定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人為城狹社鼠子嘗讀劉向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蘇則人所攻鼠人之所燻臣未見城狹社鼠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毛者然也巷伯之疾惡巷伯詩曰取彼潛人投丹

豹鬃豺虎不食枚昇有北有北不受枚昇有吳寺人孟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不蓋以諧彼宮而為此官孟子其字也投棄昇與之而不食不受言諧諂之人物所共惡投昇矣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寺人內小臣也名披春秋作勃鞞韋昭曰晉獻公寺人披字伯楚於文公時為勃鞞史記晉世家作宦者履鞞索隱注履鞞即春秋勃鞞也晉獻公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公命寺人披伐蒲重耳乃踰垣而走寺人披追之斬其衣袂後重耳立是為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讓之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鄭眾之辭賞漢和時鄭眾首謀誅竇憲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呂彊之直諫漢靈時呂彊大長止封賞諫導行費諫選舉法曹日昇之救患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曾日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逼城中大喜馬存亮之弭亂敬宗初染署工張詔與下者蘇元明為變存亮遣神策騎兵射詔及元明皆死揚復光之討賊信宗時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美之辭權昭宗時登軍容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膊衫給事

今執勞過矣後隱育城山張承業之竭忠僖宗時宦者
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後立之莊宗不聽
遂不食卒草薙而禽獮之欲剪除其根之義記月令篇
李夏燒蕪行水利以殺草注雜他計直覆二反芟草也
爾息淺反殺也說文殺草注雜他計直覆二反芟草也
秋獵曰獮應殺氣也

正誤

文集送鄭權序蠻夷悍輕易

書法

東漢嘗誅宦官矣書曰袁紹捕宦者悉誅之

誅此其言大何悉盡辭也大衆辭也於是稍留黃衣
勿弱其言不書悉網目之權衡審矣然何進召董卓
以亡漢崔胤召全忠以亡唐則一而已或曰董卓之
解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罪固有所在矣故於其後
也前其官嘗觀易之噬嗑初九履校滅趾無咎聖人發
發明義於繫辭以小懲大誠為小人之福至於上九

何校滅趾凶聖人復發其義以為惡積而不可辨
大而不解是以何校而滅其耳為凶之極有唐
宦官之禍不幸類是蓋自明皇肅代以來其為蠹
增月益方其始焉城狐鼠憑附人主以為其為蠹
英積習不巳至於闔閭動搖字宙在其掌握弒君立
何積習不巳至於闔閭動搖字宙在其掌握弒君立
若易若反手罪盈惡積重丘山蓋至於僭制禦不
如難疽之潰决江河之漲溢勢甚滔天莫可制禦不
至於屠戮勦滅掃迹絕影而不止此所謂惡積而
不可辨罪大而不解者尚何說之有哉或曰宦官
之惡誠極矣然韓全誨有罪而善殺其餘照罪而書
誅何哉曰全誨善殺前因已論之矣其餘照罪而書
無罪然禍本亂根實在於此安得不加之有罪之辭
是以東漢行於前而網目以安得誅宦官為說蓋謂之悉則廢
行之於後而謂之大則廣行剪滅是皆事窮勢極何可
復加之意也然則後人欲鑒闕宦之禍者蓋亦
謹於其微而母至於何校滅耳之地則廢矣

二月貶陸衰為沂王傅分司

陸衰為沂王傅分司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表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

賜蘇檢死賊王溥為賓客分司

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曰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將佐敬翔朱友寧都頭以下皆賜號有差

書法

綱月書賜號八未有十字號者據事直書而賤義自見矣况無一字能稱者乎

發明

名者實之表也周公誅三監平淮夷復安王室厥功大矣未聞有賜號立名之事至王莽乃有安漢公宰衡之稱後世豈以是子莽而謂周公為哉朱温巢賊之黨凶暴桀逆罪不容誅而乃加以天再造竭忠守正之名始與侯景自稱宇宙大將軍相去無幾大書于冊事可知矣未幾荐行弒逆篡賊

唐室尚可謂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者乎

以輝玉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

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玉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冲固請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脇其君權重則怨多勢渾則累生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賊韓偓為濮州司馬

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月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為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偓上與位別偓曰是以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賊死為幸不忍見篡賊

之辱胡氏曰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而偓終不拜其心亦逐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梁王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使王毅為皇城使蔣玄暉為街使乃辭歸鎮上錢之於廷喜極全忠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於青畏吾特其耳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梁王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

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範遣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鄒之劉鄩由是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

全忠引兵十萬繼之

夏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

楊行密遣使請馬殷言朱全忠攻危請絕之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人諸侯不可絕也殷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福圍鄂州自廣武發兵十萬於朱全忠全忠遣兵救之內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武發兵十萬沿江而下掌書記李璣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疆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不逾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州圍解矣而去將殷果遣許德勳將舟師襲江陵陷之乘船大掠而去將殷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擊破之納赴水死彥威校獵殘忍常泛舟焚集覽瀘口地名瀘水之口瀘瀘書波反鄂水一統志云漢陽縣界與淪索二名在西陽水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六

唐紀六

三

水合流南
入大江

王師範以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全忠擊師
範破之遣揚師厚攻青州

朱友寧圍博昌月餘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友寧驅民
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宛號聞數十
里敵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
登萊師範水救於揚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
汴兵後登汴師範拒交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其一
師範趣茂章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比俘
與師範合兵出戰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
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
七月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開壘
同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後
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
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
揚師厚攻青州而歸

集覽

博昌注見周報

營實

臨朐一統志云漢

省入東莞縣隋改為逢山縣後復舊屬北海郡唐宋並
屬青州金屬益都府元省入益都縣後復置本朝因
之改屬青州府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

初田頌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揚行密求他款為
衆不許頌怒而歸頌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
民每仰止之頌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頌
宜早圖之行密曰頌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
人有危矣頌有良將曰康儒與頌謀議多不合行
之權儒為廬州刺史頌以康儒為貳於已失之儒
公亡無日矣頌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
使徐溫將兵討頌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
使徐溫將兵討頌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
知出戰溫將兵討頌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
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怒陰與頌通謀行密乃詐為
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
三舅夫人曰報延壽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言
執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言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三

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
部分僅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
然之軀為難人所辱赴火而死願與公分地而王不
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
妻于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為上將義不以
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願遣王檀注建將水軍逆
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願聞之自將水軍
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濠將兵應之

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

楊師厚進逼青州師範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
起兵恐其復劫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

冬十月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

實 忠州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臨江縣以巴臣蔓子及郡
忠州 嚴顏皆著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
忠州 隸山南道宋陞為咸寧府元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
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萬州唐初所置治南浦縣天寶初

改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宋因之元以南浦縣省入
本朝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施州隋末所置治清江縣唐
初以州隸江南道開元間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
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
州路本朝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後
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道
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 **集覽** 瞿唐唐本作塘寰宇記夔
建乃棄歸峽屯軍夔州 **集覽** 瞿唐在州東一里杜康
瞿塘懷古詩西南萬壑注劫敵兩崖開地與山 **實** 瞿
根裂江從月窟來此四句備述瞿塘之險要 **實** 唐
峽名一統志云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乃
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巖巖唯當其口

葛從周取兗州

葛從周急攻兗州鄒使從周毋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
事我不異於汝從周攻城為之少緩鄒簡婦人及民之
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堅守以捍敵及師
範使者至始出降全忠表鄒為係大留後

宿衛使朱文倫卒

宿衛使朱文倫卒

友倫等懸墜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殺
同賊者十餘人遣凡子友諒代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質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

和帝中興元年雍州注見齊

氏曰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胡

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集

覽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而為之者可不謂之忠乎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靖難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
而私為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忍坐視之
乎遂相與運兵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
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也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頔

初田頔受徵因其壯伏縱兵擊之頔兵遂敗奔
遂州宣州初行密與頔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頔首至
楊行密以社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以李神福鎮宣州
神福以社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以李神福鎮宣州
行密行密皆擢用之遣錢傳權歸抗州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崇全義殺左僕射張濬

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謀
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輒全義殺之

書法張濬輕易反覆有餘罪矣其具官何濬之存能以全忠畏忌則濬亦有過人者矣故特具官以

非全

子甲 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

事

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斷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胤益疑至是欲遷天子於洛陽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胤損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執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胡氏曰人見胤深結宣武疑其有輸唐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胤勢疾茂貞爾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制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之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

書法

發明

相殺胤者全忠也相遠蔡者亦全忠也大而宰昌退以謂泰山可倚豈知復有今日綱目書全忠殺全忠掌握其威靈氣燄已不復有唐室矣然昌退為

司空平章之日綱書已書於帝幸全忠營之下至於為司徒兼侍中之日又書於全忠進爵梁王之下皆以見其憑附賊臣之實至是反死於憑附者之手則昌退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然昌退有罪而綱目止書曰殺者全忠專殺不得為誅也昌退實為宰臣而不書其官者已實有罪不得為大臣也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唐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於書法之間矣吁

帝作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郃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柳延喜據及下裴樞已從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舍取其材浮渭沿河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萬歲上泣曰勿呼而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縮於與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乾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靈樂朕今漂泊不知竟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 考異 當上

落何所因泣下露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

自今大家夫婦

集覽

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

天子所居州界名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記王

制篇千里之內曰甸鄭玄注為天子服治田出穀稅統

干山頭陳殺雀統干山未詳所在適披輿地要覽見雲

中郡有統真山注云胡語統真華言千里也其山積雪

胡致堂曰昭宗指此山而言也或者訛傳干為真耳

家注見肅宗

寶應元年肅宗

里其山冬夏積雪故諺曰統真

山頭陳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方書表請隨書發長安方書發長安隨書至陝

忠以著全

所之威也

書表請遷都本無貶詞然上書全忠也河中則

見其親將大兵協遷天子明矣下書上發長安

二月至陝則見天子不敢違有即日新道之意矣夫

遷都大事必臣主合謀龜茲協吉卜日而行今全忠

屯兵近畿迫脇輿輿乃與遷都為說殆與董卓遷

長安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唐室至

是其亦末如之

何也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則使以御札告難于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

兵至與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遷建於自用墨制除官云

俟車駕還

長安表聞

書法

迎以何為是為恭而已故譏之是故其赴援書也

綿州其迎深譏之也

皆所以深譏之也

發明

王建之兵實未嘗得進而以迎車駕書之者予

官守以勤王之意也然天子在難建不能躬走奔問

遣兵以見其若急而實緩此又輕重之權衡也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晉書卷九十九

三

三月以梁王全忠判六軍諸衛事○梁王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遂赴洛陽督脩宮上與之宴
或附能語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王卮飲之宮
人全忠不效陽醉而出

發明 書全忠殺崔昌遐相崔遠柳璨則朝廷在其掌
握書全忠判六軍諸衛則兵權在其掌握至是又書
全忠赴洛陽言赴則見其飄忽震蕩如水之赴壑莫
之能過此因符筆表其篡弒之急者也
不然何以不書曰請曰朝而書曰赴哉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綸詔告急于王建揚行密李克用等令
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
救皆出其手朕
意不得復通矣
發明 于四方則見其到垂之急猶有可望於救解之意

而遠近諸鎮漠然未聞有一人測然哀憫奔赴若父
之死者則是全忠凶威震足以致制天下而忠臣
義士亦且束手無策莫之救也主危如此彼王建楊
行密李克用諸人奉頭鼠竄各自封植其亦可愧也
此可不兢兢業業也哉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楊行密復遣李神福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之請
捨鄆岳復脩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夏四月上至洛陽

考異 提要上 考證 論史者皆言唐亡於

藩鎮亡於宦官皆非也唐亡者宰相也朱溫在汴時不有
宰相誘之豈能遽為也孟德哉昭宗憤天下之亂思用奇
傑之士而卒得淳逆之臣始於張濬終於崔昭緯皆求救
於溫終於亂求援於溫不特求援且教其營東都宮闕
表迎車駕效尤孟德而唐祚去矣嗚呼為人臣者
欲固位而毀其國猶欲安居而毀其家也哀哉
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
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

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
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
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
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
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
人矣至洛陽入宮以將文輝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張
廷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
恭氏叔崇為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梁王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護國軍名注見

周報十二年蒲阪宣武軍名注見昭宗光化二年宣義軍
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義成軍忠武軍名注見秦二世二

年○更封錢鏐為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為鄴王
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

和二年天雄軍注同上○五月梁王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
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攜翔使去曰翔亦醉矣乃還

大梁

趙匡疑攻夔州不克

匡疑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
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集覽鐵絙音居登反大索也圍鐵
為之立柵樹立木為寨柵也
管贊渝州注見漢

九年巴陵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
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
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親
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
乃與茂貞脩好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
拒之河中建賦斂重人莫敢言涓因建生日歡初充

通鑑卷之...

謝自是賦歛稍損

書法

其得書討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有能抗之

發明

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考異

全上漏梁王按安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

漢公莽弒帝宋公

初全忠見德裕有日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

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

悲泣全忠使將文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文暉曰德

以與復為辭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

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文暉及朱

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殿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

門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

家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

出聲哭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氏及我

受刑大呼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

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打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

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集覽

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德王

帝位奸犯非禮也先劉季述曾幽昭宗而立德王裕故

全忠云然也左傳襄十四年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書法

何全忠六月書討既削其爵矣於是弒君不書姓

以不重張也故再削其姓賀善贊曰昭宗即位首務強兵志無功益以長亂雖唐亡已矣亦其處之不師不惟無功也晉王儼不書太子中尉立之也此亦君試而正統在固君子之幸也故不得以從恒也法也

發明

如全忠罪不容誅然陰為其事而陽避其名圖事者元暉揮刃者史大而歸惡乃在全忠若其手自為之者求其實也不然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皆可

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楊行密以劉存為招討使子溼為宣州觀察使

李神福臺濠卒揚行密以存溼代之徐溫謂溼曰王寔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

王令書慎無取來溼泣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楊行

密遣馬竇歸長沙

竇性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壞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竇固辭不行竇固遣之竇至長沙殷議入貢竇曰揚王地廣兵彊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揚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清海節度使崔遠赴鎮畏隱不敢前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質實 清海節度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丑乙 昭宣帝天祐二年

清海節度使崔遠赴鎮畏隱不敢前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書法

君立諭年改元恒也昭宣於是喻年矣而不綱

發明

王凡人君即位必書元之春秋之法也亦古先帝

統喻

年亦必改元歷代莫之廢也昭宗既終嗣君既

自昭宗

去年四月乙巳大赦改元天祐至八月壬寅

昭宗

遇太子即位因乃不改固見賊溫無道恣行

君之

始耳世變愈下賊亂而此獨舉之者所以表嗣

志行

一至於此可畏也哉

春正月楊行密克潤州殺安仁義

仁義勇決得士心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至是城陷見殺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書法

昭宗諸子於是皆死而唐祚

發明

全忠兇暴無復人理然綱目亦不為之廢法故

王則

削之絀太后則削之甚至於弑逆則又并其姓

氏俱

削之皆所以行天討正王法以誅其桀逆之罪

豈以

其無足誅責之故

而遂

廢討賊之法哉

劉存拔鄂州執杜洪○葬和陵

三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和陵一統志云在河南府偃師縣南○

秋時晉為河陽戰國時屬魏為河陽漢為河陽唐元魏

始築城於此北齊置河陽關隋仍為河陽縣屬懷州唐初

改大基縣後復為河陽縣屬河南府後又陞為孟州元屬懷慶

路節度治所宋初改置三城節度金仍為孟州元屬懷慶

陽縣省入改屬懷慶府

師範舉族西遷大梁
全忠客之使鎮河陽

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

初柳璨及弟不凹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延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浮薄之黨觀此謂實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忠故三人皆罷此議論本然露矣璨因此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此議論本然露矣璨因此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手疑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

集覽 性傾巧傾謂奇表也巧謂黠慧也優人為故累又城二等爵得至樂鄉以顯軍功裴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鄉樂鄉者朝位後九卿加樂字別正卿也又十九爵為樂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准得至於樂

正義 卿與禮樂之職者也

河東押牙蓋寓卒

寓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簿賦欽求賢俊

書法

押牙未存書卒者蓋寓何錄賢也克用之克終臣節寓有力焉押牙書卒者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發明

蓋寓一押牙而書卒書爵者寓有忠於克用之謀其志不忘本朝故也彼有身為大臣而名爵俱削者視此

蓋亦少愧哉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書法

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書長竟天者彗長竟天甚大異也間一歲而唐亡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長竟天而唐亡惟享竟天則女禍而已漢武帝建元

星竟天而唐亡惟享竟天則女禍而已漢武帝建元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衰王溥等三十餘人

忠殺上瀾全

柳察侍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所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且誅殺以應之察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寒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然則獨孤損裴樞崔遠陸衰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白馬皆指以爲浮薄賤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流全忠與而後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黃河使者時謂之鵠巢氏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謂之鵠巢氏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一鄉其肯以一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矣樞乃被其薦引以爲宰相全忠之劫遷也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被殞

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季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大常鄉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鄉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廷範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鄉不死於昭宗之獄而死於此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能多矣貪竈之士亦少戒哉

集覽 因疏異見不便不入言而履非又漢武時有腹誹之法此注誹讀曰非非議也名檢檢謂檢也名教禮法之士端委東漢蔡邕傳端委緡緡注端委禮也名教左傳吾與子弁昂端委杜預注弁冕皆冠也瑞玄端服也委未詳恐是委貌則亦冠類也又按禮象云有玄端

而章甫如公西未端章甫冠為小相焉是也亦有玄端正

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鄭玄云端取其正

貌又謂士之衣袂皆三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冠與委

殺之者全忠也朝服而冠者何全忠之無足深賤者

君以之者全忠也朝服而冠者何全忠之無足深賤者

振輦皆負國之臣細細日而書曰全忠殺之則是專罪

全忠矣然則將玄輝輦非負國者歟其殺之也曷為

主全忠蒙上全文忠之名以書殺又以見責國於人

者卒不享其利以為後世戒也或書或不書綱目之

矣

發明 聖出西北是古陰方殺氣之應斂其長竟天是

借是 殆兵禍變及之兆歟彼賊臣志在驅除異已乃

之下則其矯誣濫殺同自可見然則徒詣附逆賊斷

喪唐室自謂得其所以細目於樞等之死累數而不書

尸馮河遺誦千古故細目於樞等之死累數而不書

其官所以深取之也其不書全忠殺者則以樞等自

取殺戮故反怨全忠以其不書全忠殺者則以樞等自

也無智賢愚不肖皆知之樞等名為搢紳不羣而處

危亂之朝當賊徒弒逆劫奪之際力能誅則誅之不

能誅則死之又不否則削去之可也失身賊手去就

不明生歿皆辱雖微豈出之變詎能免書法若此後

之貪榮躁進之士 盡亦以是少警哉

秋八月王建取金州 寶興 建興八年西漢後主

徵前禮部

負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

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

高鈞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

近而意遠情疏而果微此蔡邕五瓊周必之所 集覽

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野

衰精力也 質實 縣王官谷在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

野少禮節也 質實 縣王官谷在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

十里以王官廢壘為 縣王官谷在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

名唐司空圖嘗隱此

書法 書前官何羨圖也圖自信宗時棄官歸隱蓋身亂世者矣故特書之網目書徵士二十有一而不至者八不屈者一不就者一不食而卒者一不受者一遺歸者一放還山者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發明 一字之褒寵喻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山之亂兩京既復綱目先書追贈死節之士繼書制陷賊官六等定罪今未溫之亂先書殺裴樞等三十餘人繼書召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山夫以陷賊而比死節裴樞等大臣累數不書官而比司空則華衮之贈市朝之掩也七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

義固非有所為之掩也七君子行已出處審於命分臧否此綱目所以此書于冊勸懲斯世庶幾人道有立不為夷狄禽獸之歸其有補於世教也多矣故曰麟筆絕而後綱目作

九月梁王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

朱全忠以匡凝與楊行密王建交通遣師厚將兵擊之自將大軍繼之攻下七州大破其兵匡凝奔廣陵楊行密駭之曰若在鎮歲以金帛輸朱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日歸公正以不授賊耳行密厚遇之

楊師厚取江陵趙匡明奔成都○冬十月以梁王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

朱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翊諫曰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關地數千里遠近震懾心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至襄陽遇大雨抵光州道險塗濼人馬疲乏士卒逃亡十一月變淮而比光州刺史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噪忿尤甚

質實 襄陽一統志云隋初滕名屬春陵郡因襄陽村為名唐初屬唐州後改屬隋州宋陞為棗陽軍元復為縣屬南陽府

朝因之改屬襄陽府

改昭宗謚號

起居郎蘇楷奏無行嘗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至是建議昭宗謚聖穆景文多溢美請改之太常卿張廷範奏改為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發明

改謚之事偁其議者蘇楷和其說者張廷範然舉朝亦無有一人能正之者大書于冊舉皆罪

也之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管實

淮南節度

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廣陵

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恣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譏喜擊球好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若使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受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徐溫張顥密言於行密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

暝目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請隱取謀遣使召渥以上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薨謚武忠李儼承制以渥為節

集覽

而愚注恣傷容反又陽紅丁絳二反荀子

謂非曰直非謂是

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諧之曰玄暉察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請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遂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叱曰效果反矣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循詣之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宜速封魏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

全忠為相國

百揆進封魏國

加九錫

全忠怒不受

遂奏請傳禪請大梁
白全忠全忠拒之

集覽

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又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初敵左傳勅敵之人
注勅渠京反強也

書法 晉宋之初書自加某官復辭不受譏詐也惟司
不受亦譏乎誠也然則予之歟譏也何譏欲速也篡

奪之臣未有如全忠之欲速者矣綱目拜官書不受

十九惟王仙芝朱全
忠閣主昶為憚辭

發明 凡前代篡奪之人綱目書其不為相國自加九
賊溫之事則書以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若其

出於唐之朝則書以命者何哉全忠急於篡奪肆其暴怒唐

朝若夫全忠不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自為有加書之

耳若夫全忠不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自為有加書之

之意而直言不受則直暴怒却之而已此書法所
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篡奪極矣孰知

於篡奪之中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
齊梁為愈下矣世變至此可嘆也哉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
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了用生全忠王殷趙殷衛譚玄暉

云與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為誓數復唐祚全忠信
之玄暉等以殷權知樞密殷衛譚州宣徽院事殷等遂

誣玄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弒太后于積善堂斬柳
璨於上東門車製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

璨死其宜矣范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

下者全忠是也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
靡有餘類是以一扶湯一子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凶

夫而為天子或以五六七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
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豈
不信哉

發明 春秋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則以
孔父能為有無故書字書及所以予之也綱目

書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徐淑僕射徐懋
之尚書江湛則以淑等忠於其主故書官書及亦

綱目卷五十三

予之也朱溫凶暴肆逆一以無道行之此固盜賊之
靡然上書弒后而下書殺元暉等不以及書者蓋以
三人實為禍首黨附逆賊圖滅唐祚改綱目書殺以
正其迷國之罪不得與孔父徐淑徐湛之江湛為比
也然元暉等既有其罪而不書誅者則以賊溫不得
而誅之耳權其輕重而為之書法此綱目之所以為
綱目也

罷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行之既習
儀朱全忠怒曰柳察將玄彈欲郊天以延唐祚察等懼
改用來年正月至是余忠戡太
后誅察等敕以宮禁內亂罷之
書法 忠以為欲延唐祚怒竟罷之纂奪之臣未有如
全忠之欲
速者矣
發明 郊廟常禮何害於篡竊而全忠猶
怒而罷之特書于冊餘可知矣呼

丙寅三年春正月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奔杭州

楊陸之去宣州也欲取其陸幕及親兵以行茂章不與
陸怒既襲位遣李簡等將兵襲之茂章帥眾奔兩浙錢
鏐以為鎮東節度 **質實** 鎮東節度一統志云唐乾寧中
副使更名景仁 **質實** 所置治越州五代錢氏以越州
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陸為紹興府隸浙江道
改紹興路 本朝復為紹興府

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
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日益驕橫
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
手羅紹威惡之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
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女適紹威子
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於橐中選兵千人為擔夫紹威
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
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攀夜率奴客數百人與
汴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
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戍 **集覽**

甲澤澤普患
反甲之系也

發明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魏之牙軍世濟其惡故一且禍發嬰孺無遺此天理昭昭之報不可誣者

然紹威亦太慘矣故書殺八千家以甚之也

以梁王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

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朔日食○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平之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猜懼牙將史仁遇聚眾數萬據高唐州內州縣多應之全忠攻拔屠之李克用遣兵救

之不克

賞實天雄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高唐州名注見周顯王十四年

鎮南節度使鍾傳卒

子匡特為留後

秋七月梁王全忠還大梁

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

也范氏曰自天寶已後燕趙魏之俗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歷唐之得國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習亂易動

也其後梁唐之得國與失之皆始於魏由其習亂易動也而燕人至晉氏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

漸乎趙君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

顧之慮因以篡唐天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而已豈能為唐

室之輕重乎集覽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今俗謂事差誤亦曰錯魏博藩鎮所部有州六縣四

十三今羅紹威謂合此州縣中鐵亦作不成這一箇大錯蓋自悔前

所為大差也

九月梁王全忠攻滄州劉仁恭救之

滄州劉仁恭救之

全忠以幽滄湘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引兵度河圍滄州劉仁恭救之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請行宮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畏汴軍疆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

楊渥取洪州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象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後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

楊崇本攻夏州

賈實

夏州注見唐明宗長興四年

書法 崇本之降全忠也嘗自去其賜姓名矣既而討全忠則復其舊焉綱目亦以李繼徽書之而子也君弒賊以討其未忘李氏也此其復書楊崇本何削之也

故削之而下書人

冬十月王建立行臺

王建立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勸言曰自大駕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宋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梁王金忠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

通鑑綱目卷五十三

梁宣宗皇帝三年

九

夏州引急於全忠全忠遣知俊等救之崇本將六鎮之
兵五萬軍于義原知俊等擊敗之未勝攻下鄰延等五
州西軍自集覽義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兆府
是不振集覽今安西路輝州古耀州也
義原唐之縣名屬京兆府宋改屬耀州元
省之故城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六十里

梁王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武貞雷彥荦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開
城自守宋全忠以為佞使季昌代之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梁王全忠引兵還

實昭義節度注見周報
王五十三年上黨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
昭攻潞州會舉軍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
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唐唐室會雖受
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
位於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糧山積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

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
為泥願乞所餘以救其命全忠留數困以遺之滄州賴
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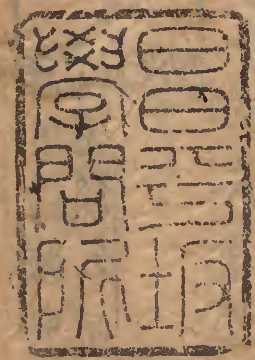
書法

會全忠所舉也外降矣書官何子會也先是昭
宗凶問至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及嗣昭攻潞
會有梁王凌唐唐室之言則知有唐室者
也當是時能如會者鮮矣故書官予之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三

山金剛院老五十二
倉田信天
天正三年
天正



天正三年

